

海上夫人

書 叢 學 文

人 夫 上 海

著 生 卜 易 威 挪

譯 初 熙 楊

社 學 共

1920

引言

易卜生著娜拉 (*A Doll's House*) 曾經被翻譯登載新青年。羣鬼 (*Ghosts*) 曾經被翻譯登載新潮。和海上夫人 (*The Lady from the Sea*) 都是討論婚姻問題的名劇。前二者描寫舊式婚姻的不幸，苦惱，和種種可怕悲慘的情節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如大夢之中忽聞宣天號鼓，飽吃一驚，猛醒過來。後者是一喜劇，說明婚姻的幸福和意味，必得經過正當的程歷，可以說是易氏對於婚姻的見解。大凡結婚必先要懂得婚姻是甚麼回事？並且要問我爲甚麼要結婚？結婚是我自己的事嗎？或是旁人的事？假如有了結婚的對手，又要自己問自己，我爲甚麼要同這人結婚？不同別人結婚呢？把這些問題解決清楚，然後結婚，就可以有幸福的希望；如其不然，必定陷於苦惱生活。

易氏海上夫人敘述一個年青女子名叫艾梨姐的，因爲他的父親死了，無人依靠，後來有個老頭名叫范格爾的向他求婚，他以爲有個安身之地，總

比孤單單一個人沒依沒靠的好，就朦朧的允許了他。等到過門之後，她找出來她只是個吃閒飯的人，一切家務都是由范格爾自家和他的兩個女兒料理；他想去參與，可是范格爾不許可，范格爾的意思，以爲如此疼卹她，是頂好的待遇，可以博她的歡心；范格爾雖然懷着好意，殊不知艾梨姐吃飯不管事，覺得這宗生活太無趣味，於是鬱鬱不樂，每天都到海上去洗澡，消遣愁悶。范格爾見她如此，一天比一天擔憂，想盡方法使她復原，終歸無效。艾梨姐既不能分享他們的生活，自己去找一個新生活——即是每天到海上去洗澡，反被她的丈夫看待成一個病人；因此精神上越加痛苦，胡思亂想，如何才能另尋別的生活，於是想到她從前丟棄的情人，或許同他去可以得着理想的新生活。易氏於此，即暗示姻婚是兩性共同的生活，不是做丈夫的或做妻子的。各願各的生活，不能互相分享。艾梨姐與范格爾結婚，不是由她的自由意志，她與拋棄的情人定婚，也不是由她的自由意志。她既與范格爾結婚，却

不願同他一塊住，她對於那個陌生人自然也不願意同他去，所以她對於范格爾所說的話，怪誕不經，完全是敷衍唐塞。後來陌生人要求她憑她的自由意志同他去，她聽了憑自由意志的話，越覺得不能不要求她的丈夫放她自由，許可她憑她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自由選擇。易氏於此，即暗示結婚須憑着自家的自由意志，自由選擇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和情人及其他的引誘都不是結婚的條件。後來他的丈夫既然許可她完全自由，任隨她自己自由選擇，她覺得她同范格爾的愛情雖然深厚，可是她不能分享他的生活，至於陌生人只是一味可怕，所以她遲疑不決，究竟不知選擇那一個才好。等聽見到范格爾還要自己擔負責任的話，就覺得她從前的行爲，都是不負責任，只要自己負責任，自然能得參與他們的生活。易氏於此，又暗示結婚須自家擔負責任，結婚是我自己的事，不是旁人的事，是兩姓共同負責的事，不單是女性或男性一邊的事。

總括言之，易氏海上夫人所給我們的教訓：第一就是婚姻是兩性共同生活，第二就是結婚須憑自由意志，第三就是結婚須自家擔負責任。大凡結婚不懂得這些教訓，不了解婚姻是甚麼回事，也不經過正當的程歷，那麼，便是朦朧的，無趣味的，奴隸的，娼妓的婚姻。男的大權獨攬，自以為全智萬能；女的只是低頭聽命，老不管事，供她的丈夫驅遣，替她的丈夫生孩子。這宗情形，女的完全喪盡人格，男的未見有煞好處，真是危險可怕。

易氏傳略及他的思想和著作，新青年『易卜生號』記載詳細，茲不再述。譯者學淺，信手將自家對於本劇的見解寫在開首，作為引言，謬誤之處，在所不免，尚望海內君子不吝賜教，感謝感謝。

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日在北京

海上夫人

五幕的劇

登場人物

范格爾醫生 市鎮外科醫生

艾梨姐 他的續弦妻

博勒塔

希爾姐，小女兒 { 他的前妻所生的女兒

亞和模 教書先生

林格斯蘭

巴利斯特

一個陌生人

年青市民

遊歷家等等

海上夫人 第一幕

林 | (在外面籬笆旁邊。) 早晨好呀！

巴 | (轉過身來。) 唉——早晨好。(拉上旗子) 哦！風把這旗子吹鼓起來了！(細

緊索子，到畫架上動手繪畫。) 我很願認識你，先生——雖然我沒得着你的

喜歡——

林 | 你不是繪畫家嗎？

巴 | 一定是，爲甚麼我不是繪畫家呢？

林 | 呀，我知道你是。——你願意我進來待一會嗎？

巴 | 你是不是要看畫片一下？

林 | 是，我極端的願意。

巴 | 哦，現在尙且沒有畫起多少。可是請進來——歡迎極了。

林 | 多謝。(他由園門進來。)

巴 | (繪畫) 這是海灣的內部，在小島的中間，這就是我正在畫的地方。

林 是的，我見了。

巴 可是我尙未畫在片上。城裏沒有這樣東西，可以作個模型。

林 要有個人物嗎，是不是？

巴 是的，這兒前景巖石側邊，我想有個半死的女魚精躺着。

林 爲甚麼是半死？

巴 他從海裏走岔到這兒，隨後找不着出路。所以他在鹹水當中躺在這

兒，週身四體一寸一寸的死起下去，想來你可明白。

林 哦，就是這個意思嗎？

巴 這就是這所房子的女主人暗示我的。

林 當你畫完的時候，你叫這畫片甚麼名字？

巴 我想叫做『女魚精之結局。』

林 好極了。——你做出來的東西當真不錯。

困難的原故，團體散了，我們分處四方。

林 只有你留着嗎？

巴 我留着。並且我不必懊悔。你瞧，在那幾天人家出重資聘我當風景

畫師。

（博勒塔帶一把搖椅出來，放在走廊上。）

博 （向花園小屋子說話）希爾姐，——找一找，看你能不能替爹爹找出繡花

踏脚機來。

林 （走近走廊，鞠躬）早晨好呀，范小姐。

博 （在欄杆旁）呀，是你嗎，林先生？你早晨好，我有點兒事，對不起。（走進房子。）

巴 你認識這人家嗎？

林 稍微認識。我曾在別家碰見兩位小姐一二次。前回卜拉斯伯音樂

會奏樂的時候，我又曾經同范太太談過幾句。她告訴我可以來看他們。

巴 | 我告訴你一個方法——你應該用來接洽他們。

林 | 是的，我以為會他們一下——我的意思就是特地來拜訪他們。若是我

有辭可托——

巴 | 瞎說，——托甚麼辭——（朝左邊看出去。）完全是瞎鬧。（收拾他的東西。）

那支輪船已經靠碼頭了。我定要回店裏去。或許有幾個新到的客人用得着我。老實對你說吧，我又做理髮生意，替人翦髮，或是烙髮。

林 | 你的本事真大。

巴 | 在這樣小地方，一個人定要做得慣幾種職業。倘若你要理髮的用品

——生髮油或是別的東西——你可以來找跳舞師巴利斯特。

林 | 跳舞師？——

巴 | 你若是我做音樂會的會長也可以。今晚我們在下拉斯伯開音樂

會。
再會，再會。

(他帶着他的繪畫什物，由園門的左邊出去。)

(希爾妲抬轎子出來。博勒塔拿許多花。林格斯蘭從花園中向希

鞠躬。)

希 | (在欄杆旁，沒有答禮。) 博 | 姐姐說你今天衝進來。

林 | 是的，我可以隨便走進花園。

希 | 你今早晨在外面溜達麼？

林 | 沒有，——我今天走路不多。

希 | 那麼，你洗澡沒有？

林 | 洗了，我下水不多一會。 我見令堂在那兒，她恰走進她的浴室。

希 | 她是誰？

林 | 令堂。

希 | 博 | 林 | 博 |

自然是的。(她放椅子在搖椅之前。)

(好像另提別樁事體。)你在碼頭上看見家父的船嗎?

是的，我見一支小划子，似乎要進海灣來。
那定是爹爹了。他出去看島上的病人。

(她整理桌上的東西。)

林 | 博 | 林 |

(站在走廊最低的一道砍子上。)噫，你的花這樣好看呀！
是的，你看他好看不好看？

林 |

漂亮極了。今天這個樣兒，府上似乎要請客。

希 |

不錯。

林 |

我再猜一猜。是不是令尊的生日？

開 |

(警告希爾姐) 哼——哼！

希 |

(不注意她。)不是，是母親的。

林 自然——你母親的是不是？

博 (低聲發怒的腔調) 現在，希爾姐——

希 (同樣的腔調) 別管我！(向林) 我想你現在要回去吃午飯咯，是不是？

林 (走下砍子) 是的，我一定要找點東西吃。

希 我敢說你在店裏必定吃得很好。

林 我現在不住店子了。店裏太花錢。

希 那麼，現在你住那兒呢？

林 我住在尹森太婆處。

希 那一個尹森太婆？

林 那個穩婆哩。

希 林先生，恕罪，我沒有功夫——

林 哦，我不應該說那個。

希 說甚麼？

林 方纔我所說的。

希 (不高趣的樣子，從頭到脚的瞧着他。) 我簡直不懂你說甚麼。

林 不懂。好了，我們回頭見吧，小姐們。

博 (向前走到砍子邊。) 再會，再會，林先生。今天我們對不起，請你恕罪。——

可是旁的時候，你有空閒功夫——你高興的時節——我盼望你來看家父同——同我們。

林 多謝。我將來真快樂極了。

(他鞠躬，由園門走出。當他順着外面的路，走到左邊的時候，再向走

廊鞠躬。)

希 (低聲說。) 請去了，莫斯約！我愛尹森老太婆，請代我致意。

博 (輕輕搖他的膀臂。) 希爾姐——你這不懂事的小孩！你瘋了嗎？他可以聽

見你，一點兒不廢事。

希 吁——你以為我當心嗎？

博 (向右边看出去) 爹爹來了。

(范醫生穿旅行衣服，帶提包，由右邊順着路前來。)

范 喂，我回來了，小孩子們！(他由門進來。)

博 (走到花園中去接他) 哦，你來了我很喜歡。

希 (也走下去接他) 今天的事情你現在辦完了沒有，爹爹？

范 沒有，我立刻就到手術室去一會——告訴我——亞和模到了沒有？

博 到了，他昨夜來的。我們打發人到店裏打聽去了。

范 那麼，你們尙且沒有見他嗎？

博 不見，可是今天上午，他一定要來。

范 是的，他自然要來。

希 | (拉他轉身。) 爹爹，現在你來看看布置何如。

范 | (向走廊一瞧。) 見着了，我的小孩——這兒簡直是個慶賀的景象。

博 | 你以為我們擺布得不漂亮嗎？

范 | 你們做的，自然是好——只——只是我們都在家裏嗎？

希 | 是的，她走——

博 | (趕快插嘴。) 媽媽正在洗澡。

范 | (和顏悅色的看着博，並且拍他的頭。) 待一會他說。) 小孩們，看呀——你

們的意思，想擺設一個整天嗎？那旗子也讓他飛着，是不是？

希 | 你完全知道我們的意思，爹爹！

范 | 哼——是的。可是你們瞧——

博 | (朝他點頭，微笑。) 自然你知道這都是為迎接亞先生才擺設的。當這宗

老友初次來拜望你——